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七十四回 夢花軒精收阿醋 種草閣仁化盜兒

繡雲道人自得道號，遂離走馬洞，追隨三緘雲遊四方，以期傳道苦習，飛升而成上品。師徒一日來到文江地界，日夕曠停，正在村郊，無所歸宿。三緘曰：「青疇綠野，一望無際，將何歸宿乎？」狐疑曰：「師與道弟等暫候於斯，弟子前途咨詢，求一棲止之所。」言已，向前而去。行約數程，見一中年人攜筇在道，遍體臃腫，行一步則氣湧不堪。狐疑睹是情形，可憐可憫，因詢之曰：「女族何氏？所居何地？身負甚疾，行路維艱，胡弗安處家庭，以養病體，而乃道途奔走，受苦如是耶？」其人見詢，兩淚交流，以手指地者三，一時氣擁胸前，不能出諸其口。

狐疑曰：「汝欲道其奔走之由，奈氣擁而詞不克吐，故指地同坐，俟氣定而始為吾言乎？」其人頷之。狐疑於是席地而坐，其人亦緩緩坐下。歇息良久，氣定而後言曰：「吾族何姓，小字沛霖。因父致仕歸來，卜宅於義合村之西偏，鳩工庀材，成一村落，自居於是。吾父母死焉，吾弟吾兄亦接續而死焉，今只剩吾。疾負深重，其受奔途程之苦者，以門無五尺之童，奔走乏人，不得不然耳。」狐疑曰：「奚不僱一僕工，以為服役？」其人曰：「累僱之而累喪之，已後無敢入我室者，而我竟成孤獨矣。」狐疑曰：「汝家莫非有妖乎？」沛霖曰：「吾宅一軒，係父玩賞之地。自父沒後，凡居是軒者，必沉沉睡去，夢視軒內，白花齊放，香氣沁人肺腑。得此氣者病，病則死焉。」狐疑曰：「如汝所言，是必花妖也。吾師能收此種。汝如惜宿今夕，安吾師於軒中，是妖一收，汝病即愈矣。」沛霖聞之喜，即促狐疑轉導乃師。

狐疑去不一時，師徒偕來。沛霖邀至其家，酌以黍粟。

是夜，三緘獨坐軒內，道功用畢，目瞑片刻，果見萬花齊放，紅白相兼。將日暉時，又一毫無有。依然合目，則萬花如故，漸漸圍繞身旁。久之，身為花枝緊束。始而芳馨可愛，繼而不堪悶煞，幾欲嘔吐於心，忙運道功，則萬花漸遠。耳聞軒外大起風聲，定目視之，一團黑氣，如煙如絮，旋轉手梁棟之間。三緘暗思：「此必妖也。」手執飛龍瓶，望空拋來。只見瓶吐金光，向黑氣追去。黑氣被金光一射，入地而隱。瓶光閃爍，如有尋而不得，仍復飛入三緘手中。三緘知是鬼精，瓶恐不能收伏，急將腸絛子持定，候至天曉，而黑氣渺然。

狐疑問曰：「吾師昨夜在軒，所見何物？」三緘曰：「始見萬花圍繞，後見黑氣一團，為飛龍寶瓶射以金光，入地而沒。直到天曉，無物可見焉。」狐疑曰：「是何妖物，行藏若斯？」三緘曰：「是必鬼怪，非山水精屬也。如係水怪山妖，早為飛龍瓶所吸矣。」狐疑曰：「是鬼物也，如何收之？」三緘曰：「非腸絛子不能。」狐疑曰：「次夜可以收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吾將他游，安可久住於此？」狐疑曰：「何子家中數十丁口，俱為鬼精所斃，師如不救，沛霖亦將可保。吾師以慈悲為念，鬼精弗得，何忍去耶？」三緘曰：「汝言亦是。但吾師徒在此，彼為飛龍瓶所駭，斷然不出。不如辭主他行，隨以隱身旌罩著，師徒仍歸軒內。如彼今夜復出，即拋腸絛子以收之。」狐疑曰：「師計甚妙！」果至下午，假辭主人而去，暗罩隱身旌而來，仍住於軒以觀動靜。剛到晚鐘初撞，陰風大展，見一猙獰厲鬼，手執繩索，將沛霖捆束，高弔軒中，大聲吼曰：「汝父恃彼豪強，於吾塚上建軒玩賞，吾為汝父踐踏至矣！吾身不安，俾汝家人喪盡，汝尚不知改悔，動輒怨天尤人乎？今之使汝病而不死者，冀將此軒拆去，仍將吾塚壘成。吾得安居，其疾自愈。孰知汝毫不猛省，反聘道士以寶收吾。吾若步履稍遲，早被道士所收矣！」是時沛霖已駭半死。

三緘暗拋去腸絛子，金光二道，繞著軒之上下。鬼精驚曰：「道士已去，如何尚有寶光？」剛欲潛形，已被攔阻。三緘將旌撤卻，指厲鬼而言曰：「汝何在此肆虐無忌，喪彼家人？」厲鬼曰：「是軒在吾塚上面。如還吾塚，不復擾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吾為彼囑，自折軒以建汝塚焉。」遂命狐疑呼沛霖而告之曰：「塚上建室，人不知避，每喪身家。汝折此軒，以保祖宗血食。」沛霖唯唯。厲鬼曰：「吾塚能建，吾心已服。至萬花之放，乃阿醋醋所使，非吾所為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彼在何處？」厲鬼曰：「今在是軒之右焉。」三緘曰：「汝能呼之來乎？」厲鬼曰：「阿醋醋道法極大，吾亦為彼役使，安能使之來耶？」三緘聞言，手執飛龍瓶，拋去軒右。一時狂風大作，野霧迷天，半空中金光亂射。約逾一刻，風聲已住，瓶仍收轉，未能伏此花妖。三緘復以腸絛子拋之，頃墜於地，束一女子，身服大紅花妖，見三緘師徒默而不言。三緘曰：「汝既修成花妖，誠非易事，即宜謹守天律，不害人間，胡得在茲肆虐如是？」

阿醋醋曰：「世愛奢侈，多建亭臺，美麗棟樑，妖鬼所羨。況何氏先代居官，剝民脂膏，宦囊飽足，民之怨之者，聲聞於天。天厭棄之，早欲絕其嗣參。且其致仕歸來，土木大興，以資玩賞。平人古塚，便已安居，烏知地中人受是凌夷，恨深入骨。此野鬼作祟，理所當然。吾特懷抱不平，一助其力，豈敢以世之為善者而並虐之乎？」三緘曰：「汝言未可厚非。茲命沛霖將軒拆去，塚還野鬼，汝又如何？」阿醋醋曰：「吾無怨於何姓，不過借彼空室以為遊玩。今聽道長言，吾願他適矣。」三緘顧謂諸弟子曰：「彼之好建臺閣而空其廊舍者，必為鬼妖所竊。此以知人勝宅則可，宅勝人則不可焉。」阿醋醋曰：「座上道長，其旨奉上天，命領道祖，而闡道人世者乎？」三緘未及回言，狐疑在旁答曰：「是矣。」阿醋醋曰：「若然，妾願拜於門牆，以祈指示。」三緘喜曰：「汝知求道真心，吾豈於汝是棄？」言已，收回絛子。

阿醋醋起，行參師禮並及諸道兄畢，復跪地稟請追隨雲遊。狐疑曰：「吾師女徒甚多，待游歸後，然後傳集，同煉大道焉。」阿醋醋曰：「既是如斯，祈師賜以道號。」三緘曰：「汝名醋，即名『醋枉道姑』可也。」阿醋醋得了道號，不勝欣喜，拜辭辭行。三緘曰：「汝且勿忙。何沛霖家中歷鬼為害，諒汝汝勢。汝須為彼解之。」醋枉曰：「何氏好尚奢華，修造不避古塚，理宜絕其孫子，於我何尤乎？」三緘曰：「修道人原以仁慈為心，何忍絕人梗祀？況興土大平古塚，乃彼祖父所作，沛霖實不知乎！」醋枉曰：「此無他說，折軒培墓，鬼自去焉。」言罷，再拜三緘，躡出花軒，隱然不見。

三緘當命沛霖拆此軒為隙地，凡前後古塚，均培植之。不幾時，沛霖之疾勿藥而愈矣。沛霖曰：「今承道長不擇村莊鄙陋，在茲安宿數日，精鬼除卻，吾疾已愈，皆道長所賜也。倘得繼起祖宗極祀，吾當屍位以況，永不忘恩！」三緘曰：「些須小事，何勞掛齒？但凡居家，不可以室勝人，更不可妄平古塚，以建宅舍。歷來人家世族，酷好修造樓閣亭臺，久之而人喪家傾，子孫絕滅。彼以為時命所致，不知平塚為居，觸怒地神，因使鬼妖暗暗吸人精血，子孫輩多半年少而死亡殆盡者，實此故焉。」沛霖曰：「此非道長指示，凡人烏得知之？自茲已還，吾必為世之豪華者告，毋侈亭臺樓閣之美，當為培塚修德之行。」三緘曰：「能存是心，後世子孫必有大振家聲者。」言畢辭去。沛霖依依不捨，約送途程十里，灑淚而歸。

三緘自別沛霖，直向西遊。西嶽地方，有一閣焉，在野杭山半。其閣高大異常，即林木參天，而建瓴已出乎其表。然閣在深林以內，少有人跡所至。中一巨盜，名黑燕兒，統領數十強人，或挖牆入室，或路途劫搶。村民雖知之，而莫之敢擾。

且黑燕兒走壁飛牆，行動甚疾，受其害者，縱稟官宰，亦莫可如何。三緘師徒一日路過山下，遙見此閣高出樹梢，因之商量，借以暫住。訪是閣名於村老，村老以「種草」對。三緘曰：「可有僧道乎？」村老笑曰：「有盜無僧焉。」三緘思之：「既是道門，更合吾意。」當率徒眾，紆徐直上，入於閣中。見得樓閣四五層，兩廂翼然，高爽可愛。三緘謂狐疑曰：「此地真堪煉道也！」師徒於是各尋一室以居。

剛到夕陽墜時，黑燕兒飲酒市鎮，酩酊大醉，與二三小盜緩款而來。入見師徒盡屬道家裝束，在彼灶上煮粟生煙。燕兒怒曰：「何方野道，敢霸吾閣？若不速去，吾必殺之！」狐疑斜視其人，凶橫可畏，乃答以好言曰：「吾輩係雲遊道士，無地棲身，暫宿此間，明日將他去矣。」黑燕幾曰：「吾閣不准人居。趁茲天尚未晚，自尋方便，如再遲緩，惹得黑老子性發，狗命難留！」狐疑曰：「止宿一宵，有何礙處？哪個男子不出庭戶耶？」黑燕兒曰：「汝嘴甚利，吾必先為治之！」拔出佩刀直向狐疑，欲扭其髮。狐疑見彼來意不善，忙將雙劍拔出，曰：「汝欲與吾試武乎？吾豈畏汝者！」燕兒弗答，持刀竟刺。

狐疑將身閃過，以雙劍架定。燕兒用盡本力，絲毫不動，心內已畏懼數分。倏然間將刀拔出，又向狐疑頭上奮力刺來。狐疑以劍架開，回一劍背，正打燕兒膊上。一聲大叫，倒於地中。

狐疑踏定胸膛，欲劈以劍，十餘小盜群跪求饒。狐疑笑曰：「如此武藝，亦要充作盜魁，豈不令人羞煞之至！」燕兒知不能敵，抽身便走，群盜隨去。狐疑緊閉閣門，安宿一宵，寂然無事。

孰知此賊受辱不服，去蘆花山上搬及四大寇，來復此仇：一名飛天魔，一名掃地魔，一名嚼人魔，一名障氣魔。四魔為首，約集賊黨千有餘人，在各縣城鄉，或明劫金銀，或暗竊財帛，無地不受其害。

是日正在山寨議事，燕兒竟入寨內，向彼言之。四盜曰：「如是，欺吾盜中無能人矣！」遂統其百餘盜，潛向野杭山而來。時近二更，已將閣後閣前密密圍著。繡霧道人知得，即與狐疑開了閣門，挺立門外，厲聲言曰：「吾輩乃雲遊道士，借閣暫宿。爾者黑臉賊兒勢不能容，輒恃武藝高強，持刀便鬥，既已敗去，胡又約爾狐群狗黨來茲肆擾？有何本領，盡管上前，與老師爺試試高下！」飛天魔曰：「待吾擒此野道，以作肥羊！」舉起鐵矛。向狐疑力刺。狐疑將矛接著，從左一拖，飛天魔勢虛，身倒在地。掃地魔大怒，手執鐵鏟，劈面鏟來。狐疑賣過頭顱，順手一劍，恰中其膀，又將此盜打臥在地。嚼人魔、障氣魔雙雙來敵，狐疑、繡霧道人亦出接戰。戰不數合，二魔倒地如前。群盜見之，各持軍器亂斲亂刺，喊殺連天。三緘詢得其詳，拋起腸絛子。二光下墜，數百盜兒，被束一團。

三緘坐於閣中，將為首五盜叫至座前跪下，而詢之曰：「爾五人皆盜魁耶？」五人曰：「然。」三緘曰：「自恃強梁，終必斃於官刑。即幸而漏網，不為官刑所斃，亦必斃於同類與受害者焉。何苦以父母生養之身，受茲挫辱？不但此也，祖宗家聲清白，因爾為盜敗之。一旦命盡壽終，將何面顏見先靈於泉壤？況古今之為盜者，不惟不能善死，亦且不能善生。何者？盜人物為己物，奪人食為己食，陽世被爾所盜所奪，縱無追究，沒後閻羅判斷，必罰作牛馬，以償受盜受奪之家。此理昭然，爾輩何迷於斯而不知悟？」五盜聆此，涕泣言曰：「未聞道長言，以為所行皆是；今被道長道破，頓覺前日伎倆，盡屬昏昏。望道長大展仁慈，釋放吾輩。自是極力痛改，誓不復蹈前愆！」三緘曰：「爾毋背吾，而又為人害也。」五盜同聲曰：「再不敢矣。」三緘遂將絛子收回。五盜得釋而去，以下群盜，一一拜舞，四散紛然。